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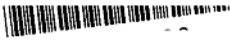
报告文学卷

大山的倾诉

谭谈文集



谭谈



平谈 文集

报告文学卷

大山的倾诉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谭谈文集 / 谭谈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9.9
ISBN 7-5063-1753-2

I. 谭… II. 谭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
.1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39919号

谭谈文集

作者: 谭 谈

责任编辑: 张水奇

装帧设计: 罗 丹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市通州利民印刷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2400 千

印张: 98

版次: 1999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: 7-5063-1753-2/I · 1741

总定价: 268元(全八卷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	中篇报告文学
1	农神
77	麓山枫正红
	短篇报告文学
123	他站在成功者的背后
	长篇报告文学
137	大山的倾诉

中篇报告文学

农 神

常常，一些想彪炳青史的人，却总是被历史遗忘。

往往，一些不想求任何回报，只想为人类做点实事的人，历史却记住了他们。他们的英名，他们的功勋，刻进了历史的丰碑。

历史，是那般刻薄，那般铁面无情。正因为刻薄和无情，它才显得庄重，显得无比的公正！

一个平庸的国君，在历史这座天平上，却往往没有一个劳动上有建树、有特色的平常百姓的份量。于是，我们的历史书上，就有了张衡和他的地动仪的故事；就有了蔡伦造纸的故事；就有了神医华佗的故事；就有了黄道婆的故事……一些对人类有贡献、有创造的人，被后人尊为“茶仙”、“诗圣”“药王”……在号称“湘中第一峰”的、海拔一千五百多米的湖南龙山岳平顶上，有一座千年古庙——“药王殿”，就是人们为了纪念中华医药鼻祖——唐人孙思邈而建的。千百年来，香火不断。是啊，历史是人们写的。人们记住了，历史就记住了。

我国的水稻产量，从解放初的亩产三、四百斤，到大面积地突破“吨粮关”。有一个人，起了关键的作用。在以后的什么日子里，我们的民间，我们的国土上，是不是也会出现“稻王庙”、“农神殿”呢？

如果会，这个“农神”，这个“稻王”，那一定是他。

谁？

长沙车站。

喧哗了一阵的站台，慢慢地平静下来了。长沙开往北京的特二次列车，如一条绿色的长龙，有点不安地卧在轨道上。“呜——”它按捺不住地一声吼叫，向古城长沙道别。它要启程了。

这时，一个老者提着一个不起眼的黑色小包，匆匆地向车边走来。当他刚一踏上车厢的时候，列车就徐徐启动了。

软席卧车厢里。

一位中年人，惊奇地看着这个行色匆匆地走进来的老者。只见他瘦长的个子，肤色黝黑。略长的脸颊上，两块颧骨突了出来。由于皮肤太黑，使他那口本来不算白的牙齿却显得很白了。从他这一身黑皮肤来看，从他这一身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装束来看，很像是一个长年劳作在田间的山乡老农。然而，他的气质却明显地告诉人们，他不是老农。他的脸形，在对面的这位中年人眼里跳动。他觉得很眼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，似乎经常在哪里见到。莫不是他……他想起了。

老者草草地安顿一下以后，立即从那黑色小包里取出一个瓷杯，一包方便面。把方便面放进瓷杯里，顺手提起开水瓶，倒上开水泡上……

中年人一直惊异地看着他。他几次想开口问他，你是不是……然而，对面的这位老者，却只顾忙着泡他的方便面，连眼角都不朝他这边瞅一下。他两次朝老者发出微笑，老者似乎没有发现，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。他实在找不到和老者说话的机会，只好颇有几分奇怪地看着这位很有一点怪气的老者。

老者在他的对面很香地吃着方便面。

方便面一吃完，他就倒下了。不上一分钟，轻轻的、甜美的鼾声传来了。

他进入了梦乡。

列车，在隆隆地前进着……

中年人陷入了沉思。他在心里问，对面这个平平常常的老者，真的是那个使全球农学界的专家们发出惊叹的农学家？他想起了前些日子，报纸上登出一则消息，袁隆平参加家庭财产保险。他认真一看，这个为人类做出如此大贡献的大专家，投保的家庭财产的金额仅仅五千元。他不是得到过十万元的国家特等发明奖吗？他不是还得到过国际大奖吗？……疑团重重，使这位中年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香甜地睡了一阵后，老者醒了。

中年人终于找到了机会，和老者搭话：

“睡醒了？”

“嘿嘿……”

老者笑了，露出了那口白白的牙齿。这是很美丽的一笑。

“你……是袁隆平同志？”

“是呀。”老者点头，接着问：“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？”

“你见没见过我，我不知道。我是经常见到你。”中年人不无幽默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

农学家很认真，因而也很茫然。

在科学领域里，他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。对任何现象，都要问它十个、百个为什么。而对于人情世故，他却显得过于迂腐，

过于单纯。似乎这世界上除杂交水稻以外，一切都与他无关，一切都与他无缘。他是全国政协常委、全国科协常委，他却很少去参加会议。外人初次见他，他也是点个头就走。于是，一些同行，一些不了解他的人，觉得他十分高傲，似乎目中无人。其实要说目中无人，首先就是目中无己。因为他首先就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“人物”，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出席一个会议，和你握握手，热乎几句，就能给你什么温暖？就能抬高你的身价？快别扯淡了！他朴实得如山中的一株老松树，诚实得如一个几岁的农家娃。由于他在杂交水稻研究上的贡献，党和人民尊重科学，尊重科学家，中共湖南省委报请中央批准，决定让他出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。当组织上和他谈话时，他连连推辞，说自己议政的水平低，不要去占一个位置，再说自己也没有这么多时间来参加会议。后来组织上说：“一般的会议不通知你，通知你的会议，你也可以不参加。”他才没有做声了。他要把自己的一切时间，一切精力，都用到他的科学研究上，要千方百计地实现他的杂交水稻“三系法——二系法——一系法”的科学设想，使我国的水稻产量由亩产两千斤——两千四百斤——三千斤，直至四千斤甚至更高一些。

“我不是经常在电视里见到你，在报纸上见到你吗？”

“呀，你说的是这样的见面呀！”农学家老农似地天真地笑了，继而问：“你是什么单位的？”

“省煤炭厅。”

“搞工业的。难怪，我们交道打得少。”

这个中年人，在煤炭行业，可是一个受万人注目的角色。他是湖南——这个江南重要产煤省份——煤炭工业厅的厅长，统率着十几万矿工啦！他没有想到，自己这次进京开会，却与这位赫

赫有名的农学家，被世人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同坐一个软席卧铺厢。他觉得很幸运。

“其实，我们是连得很紧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你搞的是饱，我搞的是温。我们俩加起来，就叫温饱。”

袁隆平笑了。

“你搞杂交水稻，目前已取得了什么样的经济效益？”厅长问。

“简单地说，每年杂交水稻增产的粮食，解决了两亿农民吃饭的问题。”

“那么你的下一个目标呢？”

“再解决两亿人吃饭的问题。这仅仅是就我国而言。现在，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开始推广杂交水稻了。这，我就没法统计了。”

这位厅长沉默了。这是一种异样激动的沉默，一种令人崇敬的沉默。

农学家又躺下了，很平静地睡过去了。显然，他昨晚——不，也许好多好多个晚上——没有休息好。

他太累了。

列车在隆隆地前进……

袁隆平，1930年8月，出生于一个旧职员的家庭。他祖籍江西德安，降生于北平，父亲袁兴烈，东南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曾在国民政府总统府、平汉铁路局、侨委会和经济部担任过秘书和科长。母亲华静，在教会学校读书。高中毕业后，做过教师。他母亲英语极好。袁隆平的英语，就是他母亲教会他的。他母亲聪慧、贤淑。与他父亲结婚后，就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教师工作，专

事抚养孩子、操持家务。她平时教育孩子们“多读书、求进取、做好事”。在他母亲的思想熏陶下，兄弟五人都好学上进。五人中，除一人过继给别人后只读了中专外，其余四人都是大学毕业。

父亲、母亲都是知识分子。这样家庭里的子女们，生活得非常的自由。这对后来袁隆平科学思想的发展，当然是有影响的。一九四九年，解放军百万雄师集中于长江之北，国民政府风雨飘摇。危急中，政府各部门南迁广州和西去四川。袁隆平一家也随单位的人员一起离开南京经上海去重庆。临走时，唯独找不到袁隆平。这时，正在读中学的袁隆平，到电影院看电影去了。

很快，一个时代结束了。

结束了的时代，即成为历史。在新的时代开创之初，人们对刚刚被自己送走的时代，当然有一种偏激情绪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是为世人所理解的。

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，袁隆平即将在南京中央大学附中高中毕业了。报考什么样的大学，选学什么样的专业呢？近一、两年来，他和父亲常有过争执。父亲希望他报考南京大学，以后学成，步入仕途，光宗耀祖。而他自己却另有所想。早在初中阶段，一次学校组织郊游到园艺场参观，看到生气盎然的花、草、果、木和大自然的勃勃生机，欣喜不已。于是暗暗下了决心，将来学农，为人民办点实实在在的事，为大自然增一朵花，添一棵草。临到毕业时，父亲供职的那个政府将垮台了，那个时代将结束了，他无暇来顾及隆平报考什么大学，选学什么专业了。

袁隆平就这样按照自己的意志，报考了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，从此决定他这一生与绿色结伴，与泥土结伴。

新中国成立了，中国人民的新生活开始了，袁隆平的大学生

活也开始了。

1950年8月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，对全国的高等院校院系进行了一次调整。在这次调整中，一所新型的大学——西南农学院，在山城重庆诞生了。袁隆平所在的相辉学院农学系，并入了西南农学院。袁隆平和农学系的全体同学，全部转入了“西农”。

难忘的四年大学校园生活结束了。

1953年夏，西南农学院里，一个活泼的青年人，将走向人生旅程的新的一站。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入学的一代大学生。四年大学生活，几乎都是在新中国的阳光下进行的。他们思想纯朴而富于上进。虽然，袁隆平对自己前后生活了十二个春秋的第二故乡重庆，有着深厚的感情，真想留在这里，为第二故乡的人民服务，把自己所学的知识，献给第二故乡的人民。然而，四年党的教育，又使他心里有一个明确的思想：服从党的安排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

毕业分配的方案公布了。袁隆平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。

“安江，是在湖南哪一个地方呢？”

熟悉情况的同学告诉他：“湘西。”

“湘西？”

一腔复杂的感情霎时涌上了袁隆平的心。湘西，是一块美丽而又神秘的土地，也是一块充满血腥和野性的土地哪！还在他童年的时候，曾随父母逃难到过湘西。从那里取道到国民党的“陪都”重庆定居。那时，大大小小的土匪头目，割据一方，风高放火，月黑杀人，称王称霸。那次，他们一家几番遭土匪抢劫，弄得囊空如洗，还差点惹来杀身之祸。后在友人的帮助下，才逃离这个匪如牛毛的地方，到达重庆。如今想起，仍不免全身起鸡皮

疙瘩。

“能换一个地方吗？”他怯怯地问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是一个出土匪的地方。”

“那是过去。如今，土匪都被解放军剿光了。即使有那么一个半个，也躲进山洞里不敢出来了。”

袁隆平没有做声了，带上简单的行李，也带上了他那把心爱的小提琴，上路了。

二

1953年8月，袁隆平踏了上人生旅程中的新的一站。他历时半个月，行程两千余公里，从重庆经武汉、长沙，到达了黔阳县，走进了安江农校。

从学校走向社会，尽管这个社会仍然是学校，袁隆平感到异样新鲜，觉得面前的世界开阔多了。

农校座落在安江镇的一座古庙——圣觉寺里。这里四周是海拔千余米的雪峰山，中间是一个这一带山区很难见到的小平原。湘资沅澧四水中，以险著称的沅水河，到达这里的时候，显得少女般的温顺了。江水清澈见底，她缓缓地从学校后面流过。环境幽静而美丽。爱山爱水的袁隆平，深深地爱上了她。

周围又有了新伙伴，尽管这些伙伴来自四面八方，口音南腔北调，但热情得一见面就好像认识了多年似的。他们很快就熟了。这时，新中国成立不久。新生的政权，牵来了一个新的时代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，就意味着一个旧时代被唾弃。新时代里的青年人，思想活跃极了，心地纯朴极了。什么妒嫉，什么虚伪

……旧时代人世间的陋习，都似乎被人们像埋葬这个旧时代一样埋葬了。一种无比清新的空气，荡漾在我们崭新的社会。袁隆平感到心胸无比的开阔……

极有意思的是，和他们对门住着的，是一位戴眼镜的长沙人，叫李效牧。他有一个癖好，很喜欢给别人取外号。一个人与他相识三天，他准会送你一个诨名。这个诨名，就如同一个高明的漫画家为你画的一幅漫画，你的外部特征、性格长短甚至为人处世的明暗，在这个诨名里反映得维妙维肖，勾画得活灵活现，使你顿时名声大震，连你的本名也失色三分了。此公真有几分给人取诨名的艺术天赋。学校里不少的老师，都被这个天才的诨名家取了一个诨名了。袁隆平到校不久，他的大大咧咧，他的不拘小节，他的不修边幅，就被诨名专家观察到了，送给了他一个“油榨鬼”的外号。外号的幽默，就在他调皮的夸张和善意的讽刺呀！

学校后面的沅水，成了袁隆平“击水三千尺”的用武之地。那把远道带来的小提琴，帮他表达心中的欢乐和忧愁。刚到校的那些日子，他的宿舍里，或者校园里那古老的香樟树下，常常传来优美的琴声。那是我们这位未来的“杂交水稻之父”在开弓拉奏他最喜爱的、令人神往的《梦幻曲》、《秋水伊人》……

时代是崭新的，生活是欢乐的。

欢乐不会永相随。

苦恼悄悄地袭击着袁隆平青春的心胸。

他大学毕业走进安江农校的时候，已经是二十三岁。二十三岁，是血气方刚的年龄，是天真无邪的年龄，是充满欢乐的年龄，也是开始走向成熟渴望爱情的年龄。

转眼三年过去，是二十六岁的成熟的大小伙子了。这时，他的同学，他同校的与他差不多年龄的教师，一个一个地结婚了，成家了。有些，已经有娃娃叫爸爸了。而他，依然孤身一人。

夜深人静，他躺在床上，辗转难眠。是自己的学识比别人低，还是自己的人品比别人差？都不是，命运，是不会公平的。公平了，就没有“命运”二字了。世界，是不公平的。公平了，就没有世界了。服气吧，等待机遇吧！

同伴们是热心的。经常为他牵线搭桥。有一次，有一位穿着整齐的男教师，为他引线，领他去看“女朋友”，准备为他们当“红娘”。结果呢，见面后，姑娘相中的是衣着整齐的介绍人。不久，他们组成了家庭。这也许是我们这未来的著名农学家，太“油榨”了一点，太不注意修饰自己了。也许不是，如果有缘份，你再“油榨”，在她眼里也是“西施”。说起这件事，别人为他惋惜，他轻轻地笑了笑，道：“没关系，慢慢来。”说这话时，他心里当然是苦涩的。

丘比特的神箭，你在哪里？

这支神箭终于向他射来了。

1956年，与农校一里之隔的黔阳县一中，决定给中学生讲授点农业知识，特地派员到安江农校来求援。学校里把袁隆平派了去。县一中，往往是全县注目的学府，集中了许多优秀的教师。在这里，一位教化学的女教师，极有才情。虽然教的是化学，却对文学极有修养。她相貌端庄、秀丽，性格温柔豁达。这自然招惹袁隆平注目。教师开会的时候，或在一起活动的时候，他常常偷偷地向这位女教师投过去热辣辣的目光。“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女教师当然也感悟到了身边有这么一双眼睛注意着她。那火辣辣的目光扫过来，她常常心头发热，仿佛全身的热血都沸

腾了。她悄悄地注意着，观察着，心神越来越难安定了。她觉得他遇事肯钻研，人生重事业，是一个很有抱负的男子汉。他不可阻挡地向她的心里走来了……

生活里常常有一些细心人、热心人和好心人。他们之间的这些细微的表情，被人看在眼里了。

这是一位热心人。

有一天，只有他们三人在场的时候，这位热心人一句话戳破了横在他们面前的那层纸：“多好的一对啦！”

一旦被人点破，两人的心里都电闪雷鸣了。

他们之间，开始公开交往了。这位女教师的年龄和袁隆平不相上下。按今天时兴的说法，也是大龄姑娘了，该是成家的时候了。

袁隆平开始注意修饰自己了。每个周末，准备到女教师那里去的时候，总是把皮鞋擦得亮亮的。衬衣洁白、干净，青布裤子也毕毕挺挺。有语道：“仕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”看来，这说法不尽然，“仕也为悦己者容”啦！过去，都说袁隆平不修边幅、“油榨”，看来，不尽然，过去，是没有遇上值得他修饰的知心人啦！

他们开始一起大大方方地往河边走了。

他们开始一起潇潇洒洒地往山间树林里走了。

沅水岸上，他们踏碎了多少卵石；香樟树下，他们倾吐了多少心声。夕阳，投下过他们多少倩影；晚风，送走过他们多少甜笑。袁隆平那只小提琴拉得更勤了，琴弦下，流出了多少欢快的乐曲……

一个春日的傍晚，他们又上山了。山上，各种各样的野花含苞了，一个个或红或紫的花蕾，挂到了枝头上。